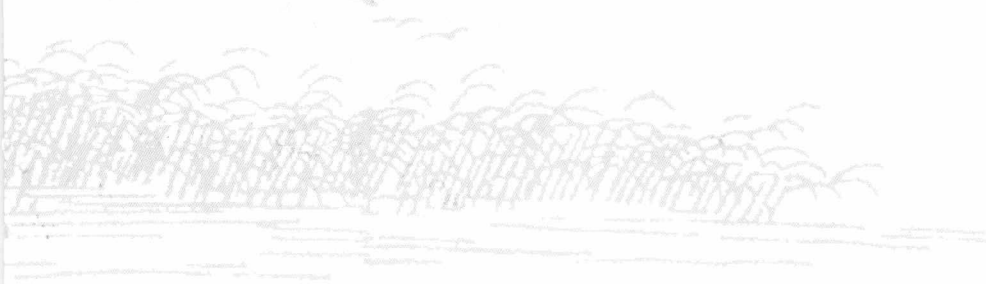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散文典藏

平凹
散文

PINGWA SANWEN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平凹 散文

PINGWA SANWEN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I267

J245-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凹散文 /贾平凹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5339-2595-6

I. 平… II. 贾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4595 号

责任编辑 汪逸芳 冯静芳

装帧设计 一 知

责任校对 许红梅

平凹散文

贾平凹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40×960 1/16

字数 235 千字

插页 3

印张 17.25

印数 0001-8000

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595-6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自序

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天，我在一家医院打点滴，住315病室，有朋友来探视，说：你住315呀，3·15是打假日。我笑了，真是打着贾了！我这个姓不好，是贾不是假，却始终被假东西困扰着。我的书几乎全被盗版过，仅我搜集到的各种假版本就装了一书架，先见到过的盗版书还是按原书模样做的，再见到有随意改变了版型的，或大或小还有精装的，发展到后来，就见到人家自己编选印刷，甚至冒名顶替。我使相当多的人成了几十万元户。曾经有个人开着小车，领着他的女秘书来感谢我，我莫名其妙，他才说他现在是一家公司经理，八年前盗过我的书积累了资本才洗手不干从事了别的生意。我哭笑不得，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？现在我的书仍不断地被盗版，连字画赝品也很多，有一天去西安的古文化街和古玩城，在五家店铺里发现了字画赝品，气得我当场撕下那些假货，可人刚走，听说另一批赝品又挂上了。朋友们劝我，罢了罢了，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上随处可见到启功的书法赝品，启功从不打假，甚至还说过做假的比他还写得好的话，那些赝品摊上就同时挂一个镜框，里边复印了启功说那段话的报纸文章。启功先生是大文化人，我是不可比的，而且他年事已高，衣食无忧，钱对他已没了多少作用，我却上有老下有幼正是花钱的时候啊！于是就向有关部门反映，也参与了几次去书店抄假书的行动，可结果都是不了了之，才作想启功先生如果说那话，也是无奈之言，我也便说了一句：权当我在养活人

哩，皇帝养活一国的人，我才养活了几个呢？受过了不法书商的种种亏，我一向不敢轻易与这些人打交道，只信着出版社，却哪里知道，出版社也是有坑人的。他们之中有人与不法书商勾结，出了事自己说一句“我们也是受害者”一推而已，背地里数那昧心钱。有的出版社自己盗自己版，印了一次又一次，版权页的印数永远不变。当今的社会，假风盛行，城里人抱怨乡下人出售的猪鸡吃了激素，瓜果注了色素，乡下人指责城里人卖给他们劣质种子，失效化肥，吵吵嚷嚷要地方政府来管。怎么管？官有贪的，吏也污了，甚至有些官吏原本就是以钱买来的。有一句流行话：除了娘是真的外，什么也难保是真的。话是狠毒了些，却也说得过瘾。

终于有了个3·15打假日，但3·15的打假打的多是日常生活用品方面的假，知识产权的打假，也只注重那些音像制品，打击盗版书的事却总是政策模糊，措施不力，越打击越泛滥，那些巨资正如大的嫖客在扫黄期间嫖得更安全一样，盗版盗得大赚其财。可怜的作家们和正经的出版人士还四处奔波参加各种版权会议，出决议，发声明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有人就说起了一个真实的笑话：一家专卖饺子的饭店，生意不错，也想建设什么饺子文化，出资了几十万元请来了国内一些民俗专家研讨饺

子的起源。这些专家研讨来研讨去,认定饺子的起源在于性崇拜,饺子本身就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。结论出来,饭店老板就躁了,说:我花了几十万元来论证,原来我成了个卖×的!

说了这么多关于盗版的事,似乎有些不像是序了,但正因为市面上盗版的多,出版社和我受害,也害了读者,出版社唯一能做到的是以正版书极快地覆盖市场,一旦发现市面上没了正版书,就想方设法来补充。这就是他们常来找我编些集子的理由。但是,交叉编选,读者便也有了意见,我也深感腻歪,这些年里拒绝了许多出版社,也得罪了许多熟人和生人,曾声明再不编选了。可有的出版社自己就找人编选,编选好了让我来同意,遇到这种情况,我就不忍心编选人付出的劳动,好说歹说之下便签字了。这一回,浙江文艺出版社又要选编一本,推辞了许久未能推辞掉,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一些我尊重的朋友。推辞不掉就愉快合作,好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前出版过我的一本小说集,其作风严正,而由李星先生编选,他又是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。编选的目录我看过了,李星先生颇有他的想法和角度,我企望这本选集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欢。

目录

第一辑 自然篇

月迹 / 001
一棵小桃树 / 004
红狐 / 007
风雨 / 011
静 / 013
荒野地 / 015
落叶 / 017
天上的星星 / 019
一只贝 / 022
夜籁 / 024
文竹 / 029
云雀 / 032
燕子 / 035
桌面 / 038
在这块土地上 / 040
关于树 / 043
树佛 / 044
晚雨 / 045

第二辑 玩物篇

陶俑 / 047
壁画 / 051

古土罐 / 054
动物安详 / 057
丑石 / 059
坐佛 / 061
三目石 / 062
茶话 / 064
残佛 / 065
关于坝 / 067
拓片闲记 / 068
玩物铭 / 069

第三辑 纪游篇

进山东 / 081
商州又录 / 085
黄土高原 / 099
白浪街 / 103
五味巷 / 110
在米脂 / 114
清涧的石板 / 117
走三边 / 121

第四辑 世相篇

听来的故事 / 130
龙年说龙 / 132

名人 / 136

看人 / 141

闲人 / 147

弈人 / 151

牌玩 / 155

朋友 / 159

吃烟 / 162

长舌男 / 163

关于女人 / 166

关于父子 / 170

说奉承 / 174

说请客 / 177

说花钱 / 180

说房子 / 183

说孩子 / 186

说打扮 / 189

说死 / 191

饮者 / 195

美食家 / 197

小楚 / 202

第五辑 人物篇

我的老师 / 204

天马 / 207

画家逸事 / 210

陋室 / 212

哭三毛 / 215

再哭三毛 / 218

佛事 / 223

说白烨 / 226

第六辑 往事篇

我的小学 / 229

西大三年 / 234

祭父 / 236

纺车声声 / 245

静虚村记 / 255

人病 / 259

我的诗书画 / 265



月 迹

我们这些孩子，什么都觉得新鲜，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；中秋的夜里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，好久却不见出来，便坐回中堂里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，缠奶奶说故事。奶奶是会说故事的；说了一个，还要再说一个……奶奶突然说：

“月亮进来了！”

我们看时，那竹窗帘儿里，果然有了月亮，款款地，悄没声儿地溜进来，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：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，爬着那竹帘格儿，先是一个白道儿，再是半圆，渐渐那爬得高了，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。我们都高兴起来，又都屏气儿不出，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，会一口气吹跑了呢。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，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，缺了；末了，便全没了踪迹，只留下一个空镜，一个失望。奶奶说：“它走了，它是匆匆的；你们快出去寻月吧。”

我们就都跑出门去，它果然就在院子里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，尽院子的白光，是玉玉的，银银的，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。院子的中央处，是那棵粗粗的桂树，疏疏的枝，疏疏的叶，桂花还没有开，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。我们都走近去，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，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；抬头看着天空，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。月亮正在头顶，明显大多了，也圆多了，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。

“奶奶，那月上是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是树，孩子。”奶奶说。

“什么树呢？”

“桂树。”

我们都面面相觑了，倏忽间，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，就在我们身后袅袅，到了头发梢儿上，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；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。

奶奶瞧着我们，就笑了：

“傻孩子，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。”

“谁？”我们都吃惊了。

“嫦娥。”奶奶说。

“嫦娥是谁？”

“一个女子。”

哦，一个女子。我想，月亮里，地该是银铺的，墙该是玉砌的；那么好个地方，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。

“有三妹漂亮吗？”

“和三妹一样漂亮的。”

三妹就乐了：

“啊啊，月亮是属于我的了！”

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，我们都羡慕起来；看着她的狂样儿，心里却有了一股儿的嫉妒。我们便争执了起来，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。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，说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瞧瞧你们的酒杯，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！”

我们都看着那杯酒，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。捧着，一动不动的，手刚一动，它便酥酥地颤，使人可怜儿的样子。大家都喝下肚去，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。

奶奶说：

“月亮是每个人的，它并没有走，你们再去找吧。”

我们越发觉得奇了，便在院里找起来。妙极了，它真没有走去，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，瓷花盆儿上，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。我们来了兴趣，竟寻出了院门。

院门外，便是一条小河。河水细细的，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；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，灿灿地闪着银光，柔柔和和得像水面了。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，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，就大呼小叫了：

“月亮在这儿！”

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：

“月亮在这儿！”

我两处去看了，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，沿着河沿跑，而且每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。我们都看起天了，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。我想，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。噢，月亮竟是这么多的：只要你愿意，它就有了哩。

我们就坐在沙滩上，掬着沙儿，瞧那光辉，我说：

“你们说，月亮是个什么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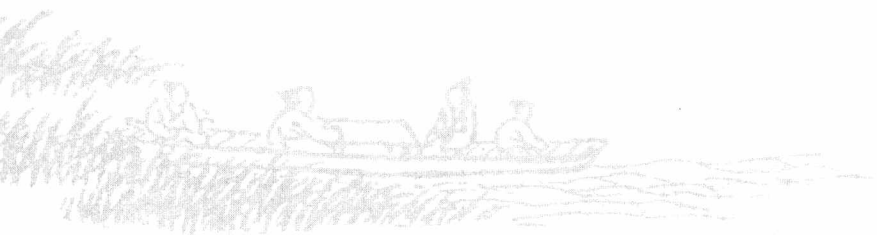
“月亮是我所要的。”弟弟说。

“月亮是个好。”妹妹说。

我同意他们的话。正像奶奶说的那样，它是属于我们的，每个人的。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，月亮白光光的，在天空上。我突然觉得，我们有了月亮，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：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？

大家都觉得满足了，身子也来了困意，就坐在沙滩上，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。

1981年



一棵小桃树

我常常想要给我的小桃树写点文章,但却终没有写就一个字来。是我太爱怜它吗?是我爱怜得无所谓了吗?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缘故儿,只是常常自个儿忏悔,自个儿安慰,说:我是该给它写点什么了呢。

今天的黄昏,雨下得这般儿的大,使我也有些吃惊了。早晨起来,就淅淅沥沥的,我还高兴地说:春雨贵如油,今年来得这么早!一边让雨湿着我的头发,一边吟些杜甫的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甚至想去田野悠悠地踏青呢。那雨却下得大了,全不是春的温柔,一直下了一个整天。我深深闭了柴门,伫窗坐下,看我的小桃树儿在风雨里哆嗦。纤纤的生灵儿,枝条已经慌乱,桃花一片一片地落了,大半陷在泥里,三点两点地在黄水里打着旋儿。啊,它已经老了许多呢,瘦了许多呢,昨日楚楚的容颜全然褪尽了。可怜它年纪儿太小了,可怜它才开了第一次花儿!我再也不忍看了,我千般儿万般儿地无奈何。唉,往日多么傲慢的我,多么矜持的我,原来也是个孱头儿。

好多年前的秋天了,我们还是孩子。奶奶从集市上回来,带给了我们一人一颗桃子,她说:都吃下去吧,这是一颗“仙桃”;含着桃核儿做一个梦,谁梦见桃花开了,就会幸福一生呢。我们都认真起来,全含了桃核爬上床去。我却无论如何不能安睡,想这甜甜的梦是做不成了,又不肯甘心不做,就爬起来,将桃核儿埋在院子角落的土里,想让它在那儿蓄着我的梦。

秋天过去了,又过了一个冬天,孩子自有孩子的快活,我竟将它忘却了。那个春天的早晨,奶奶打扫院子,突然发现角落的地方,拱出一个

嫩绿儿，便叫道：这是什么呀？我才恍然记起了是它：它竟从土里长出来了！它长得很委屈，是弯了头，紧抱着身子的。第二天才舒开身来，瘦瘦儿的，黄黄儿的，似乎一碰，便立即会断了去。大家都笑话它，奶奶也说：这种桃树儿是没出息的，多好的种子，长出来，却都是野的，结些毛果子，须得嫁接才成。我却不大相信，执著地偏要它将来开花结果哩。

因为它长得太不是地方，谁也再不理睬，惹人费神的倒是那些盆景儿了。爷爷是喜欢服侍花的，在我们的屋里、院里、门道里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。春天花事一盛，远近的人都来赞赏，爷爷便每天一早喊我们从屋里一盆一盆端出来，一晚又一盆一盆端进去；却从来不想到我的小桃树。它却默默地长上来了。

它长得很慢，一个春天，才长上二尺来高，样子也极猥琐。但我却十分地高兴了：它是我的，它是我的梦种儿长的。我想我的姐姐弟弟，他们那含着桃核做下的梦，或许已经早忘却了，但我的桃树却使我每天能看见它。我说，我的梦儿是绿色的，将来开了花，我会幸福呢。

也就在这年里，我到城里上学去了。走出了山，来到城里，我才知道我的渺小；山外的天地这般儿大，城里的好景这般儿多。我从此也有了血气方刚的魂魄，学习呀，奋斗呀，一毕业就走上了社会，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我的事业了；那家乡的土院，那土院里的小桃树儿便再没有去思想了。

但是，我慢慢发现我的幼稚，我的天真了，人世原来有人世的大书，我却连第一行文字还读不懂呢。我渐渐地大了，脾性儿也一天一天地坏了，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，心境似乎是垂垂暮老了。这时候，奶奶也去世了，真是祸不单行。我连夜从城里回到老家去，家里人等我不及，奶奶已经下葬了。看着满屋的混乱，想着奶奶往日的容颜，不觉眼泪流了下来，对着灵堂哭了一场。天黑的时候，往窗下坐着，一抬头，却看见我的小桃树了；它竟然还在长着，弯弯的身子，努力撑着的枝条，已经有院墙高了。这些年来，它是怎样长上来的呢？爷爷的花事早不弄了，一掬一掬的花盆堆在墙根，它却长着！弟弟说：那桃树被猪拱折过一次，要不早就开了花了。他们曾嫌长得不是地方，又不好看，想砍掉它，奶奶却不同意，

常常护着给它浇水。啊，小桃树儿，我怎么将你遗在这里，而身漂异乡，又漠漠忘却了呢？看着桃树，想起没能再见一面的奶奶，我深深懊丧对不起我的奶奶，对不起我的小桃树了。

如今，它开了花了，虽然长得弱小，骨朵儿也不见繁，一夜之间，花竟全开了呢。我曾去看过终南山下的夹竹桃花，也去领略过马嵬坡前的蜜水桃花，那花儿开得火灼灼的，可我的小桃树儿，一颗“仙桃”的种子，却开得太白了、太淡了，那瓣片儿单薄得似纸做的，没有肉的感觉，没有粉的感觉，像是患了重病的少女，苍白的脸儿，又偏苦涩涩地笑着。我忍不住几分忧伤，泪珠儿又要下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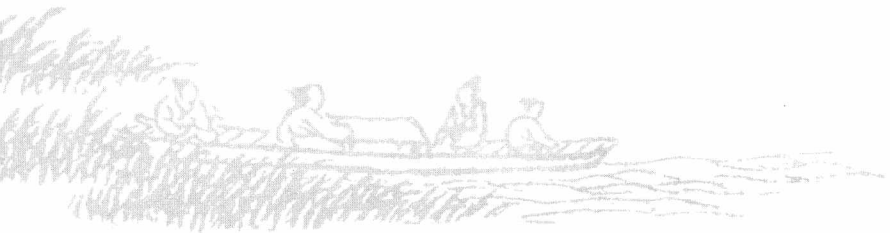
花幸好并没有立即谢去。就那么一树，孤孤地开在墙角。我每每看着它，却发现从未有一只蜜蜂去恋过它，一只蝴蝶去飞过它。可怜的小桃树儿！

我不禁有些颤抖了：这花儿莫不就是我当年要做的梦的精灵儿吗？

雨却这么大地下着，花瓣儿纷纷零落去。我只说有了这场春雨，花儿会开得更艳，香味会蓄得更浓，谁知它却这么命薄，受不得这么大的福分，受不得这么多的洗礼，片片付给风了，雨了！我心里喊着我的奶奶。

雨还在下着，我的小桃树千百次地俯下身去，又千百次地挣扎起来，一树的桃花，一片，一片，湿得深重，像一只天鹅，眼睁睁地羽毛剥脱，变得赤裸的了，黑枯的了。然而，就在那俯地的刹那，我突然看见那树儿的顶端，高高的一枝儿上，竟还保留着一个欲绽的花苞，嫩黄的，嫩红的，在风中摇着，抖着满身的雨水，几次要掉下来了，但却没有掉下去，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，闪着时隐时现的嫩黄的光，嫩红的光。

我心里稍稍有些安慰了。啊，小桃树啊！我该怎么感谢你，你到底还有一朵花呢，明日一早，你会开吗？你开的是灼灼的吗？香香的吗？我亲爱的，你那花是会开得美的，而且会孕出一个桃儿来的；我还叫你是我的梦的精灵儿，对吗？



红 狐

Z,你是不曾知道的,当我借居在这间屋子的时候,我是多么地荒芜。书在地上摆着,锅碗也在地上摆着。窗子临南,我不喜欢阳光进来,阳光总是要分割空间,那显示出的活的东西如小毛虫一样让人不自在。我愿意在一个窑洞里,或者最好是地下室里喘气。墙上没挂任何字画,白得生硬,一只蜘蛛在那里结网,结到一半蜘蛛就不见了。我原本希望网成一个好看的顶棚,而灰尘却又把网罩住,网线就很粗了,沉沉地要坠下来。现在,我仰躺在床上,只觉得这荒芜很好,我的四肢越长越长,到了末梢就分叉,是生出的根须,全身的毛和头发拔节似的疯长,长成荒草。

宽哥说,这屋子真是一座荒园。

我说,那就要生出狐狸精的。

十多年来,我读“聊斋”,半夜三更的时候,总企盼举头一看,其实是已经感觉到了,窗的玻璃上有一张很俏的脸,仅仅是一张脸,在向我妩媚。我看她,她也看我;我招之,她便含笑。倏忽就树叶般地飘进来——这样企盼着,并没有狐狸进来,我猜想那时我的火气太重,屋子里太整洁,太有规矩。于是清早起来,恹恹地发困,便疑心窗外的那一株垂柳是一个灵魂在站着,她站着成了一株柳的。

如今的冬夜,从月下归来,闻见了谁家的梅。入我的荒园里,并没有随我而入的另一双鞋,影子也没有了。我坐在炉子边烧茶,听着水响和空间里别的什么声音,独自喝了一杯又一杯。忽地想起李太白诗:

两人对酌梨花开，
一杯一杯复一杯；
我醉欲眠君且去，
有情明日抱琴来。

冬夜里没有梨花开，新窗外有三棵槐，叶子都落了，枝杈在颤起细的韵。我也没喝酒，亦不想睡，想着真有狐狸的吧。

狐狸并没有。

但也就在明日，却有人抱了琴来。抱琴人是个矮个男人，就是宽哥，说，我知道你寂寞。这是一架古琴，钟子期与伯牙相识的那一种古琴，弹《高山》《流水》的那一种古琴。

宽哥也是寂寞的人——其实谁都寂寞，狼虎寂寞，猪也寂寞——因为精神寂寞，他学了五年琴。他把琴送与我，我却不懂得琴谱。他明明知道我不懂得琴谱，他竟送琴给我。

琴就安置在我唯一的桌子上，琴成了荒园里最豪华的物体，我觉得一下子富有。那个捡来的啤酒木箱盖做成的茶几，如果上边放着烂碟破碗，就是贫穷的表现；而放着的是数百元的茶具，这便成一种风格。现在又有了古琴，静坐在茶几边的我静得如一块石头，斜睨了那古琴，一切都高雅了。

三日过去，五日过去，“聊斋”的书已不再读，茶是越来越讲究了档次，啜品中记起一位才女叫眉的，曾与我论过茶，说民间流行一种以对茶之态度看对性的态度的算卦辞，而世上最能品茶的是山中的和尚，和尚对性已经戒了，但那一种欲转化成了对茶的体味。我那一日还笑她胡诌，待这日记起，很觉有趣。我虽有五台山买来的木鱼，却怎么能把自己敲出个和尚来呢？厌了头瞧桌上的琴，默默一笑，这一笑就凝固了一段历史，因为那一瞬间我发觉琴在桌上是一个平平坦坦地睡着的美人。

山里的人夏日送礼，送一个竹皮编的有曲线的圆筒，太热的人夜里可以搂着睡眠取凉，称作是凉美人的。这琴在那里体态幽闲，像个美人，我终于明白宽哥的意思了。Z，那时我真有一份冲动，竟敢放肆，轻轻地

走近去,分明感觉到它已经睡着了,鼾声幽微,态势美妙,但我又不敢惊动,想它要醒过来,或者起身而站,一定是十分地苗条的。那琴头处下垂的一绺棉絮,真是它的头发,不自觉地竟伸手去梳理,编出一条长长的辫子,这么好身材的,应该是有一条长辫的。

这一个夜里,夜很凉,梦里全是琴的影子,半醒半寐之际,倏忽听得有妙音,如风过竹,如云飞渡,似诉似说。我蓦地翻身坐起,竟不知了身在何处。没月光的夜消失了房子的墙,以为坐在了临水的沙岸,或者就完全在水里。好长的时间清醒过来,拉开灯绳,四堵墙显出白的空间,琴还在桌上躺着。但我立即认定妙音是来自琴的,这瞒不过我的,是琴在自鸣了!

Z啊,有琴自鸣,这你听说过吗?三年前咱们去植竹,你说过的,竹的魂是地之灵声,植下竹就是植下了音乐。那么,这琴竟能自鸣,又该是怎样一个有灵的魂呢?

从此每日进屋,就要先坐于琴旁。人在屋外,想有琴在家,坐于琴旁了,似守亲爱的人安睡,默默地等待着醒来,由是又捧了“聊斋”来读,终信了这是一份天意。有闲书上讲,女人是一架琴,就看男人怎么调拨;好的男人弹出的是美乐,孑的男人弹出的是噪音。这样的琴,不知道造于哪块灵土上的灵木,制于何年何月的韶光月下,谁曾经拥有过它,又辗转了多少春秋和人序,可它,终于等待到了来我的屋中,要为我蓄满清音,为我解消寂寞,要与我共同创造人间的一段传奇!这样的尤物,今生今世既然与我有缘,我该给它起个好名儿来的。

我真的耗费了许多心思。叫它“等待”似乎太硬;叫“欲语”,又觉无力;“半生缘”又偏俗了;“一段不了”,还嫌率虚。住到这屋子里,我是因了兼职了一个教授取名赚的。门框上我曾写了“半闲半忙作文章,似通不通上课堂”。我这样的人过这样的日子,起怎样的名字给它呢?我坐在它的身旁,目注了它对它说话,说我的童年,说我的青年和中年,说我的丑陋和苦难,说我感谢它的话。我是看过报上的报道,说有一人种了一棵南瓜,他每日对南瓜说话如说话于他的孩子,这南瓜就长成背篓般大。还有一人患了心脏病,整日对心脏说感谢的话、委托的话,心脏病竟